

伯恩斯坦「演進的社會主義」序言

Sidney Hook 原作
陳 譯
普 譯

譯者按：衆所周知，柏恩斯坦是馬克斯主義的修正主義之父。他底名著英譯「演進的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 原著德文為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社會主義的前題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不特為批判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利器，且為批判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一要典。隨着時代的進步，蘇俄及東歐諸共產國家政策之修正，柏氏底見解愈來愈顯其真理性，西方國家年來大量譯印柏氏著作實非無因。

「演進的社會主義」一書在美國於一九六三年發行第二版時，由杜威高徒西德利·胡克(Sidney Hook)為之作序，對柏氏思想及原著的內容有簡要而正確的介绍。爰先譯介胡氏序文以饗讀者。

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之父。而「修正主義」一詞，則幾與「社會主義」一詞一樣，其義都含糊不明。特別在今天，當共黨世界的政治關係發生分裂，而以「修正主義」相控之時，使辨別與這個名詞有關的各種不同的運動和各派的理論成爲必要。

柏氏的「修正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是一個強有力的潮流。稍後，它則是一般搗亂當代共產主義的回流。兩者(修正主義和共產主義——譯者)都在馬克斯主義中有它的根源。在詳說它們的不同點以前，須對於這個共同的來源有所說明。如果把馬克斯主義，作爲一種教義的運動，及其主體來說，那在馬克斯主義者們之中，就要大大地使用「修正主義」來形容他們的謬濫。確實，在有關馬克斯主義的文獻中，人們可以發現這個名詞的各種不同的意義，侮蔑，脫離，開始背叛、和變節只是它內涵中的共同要素。在馬克斯主義者的場合中，對於一個社會主義思想家的思想，戴上「修正主義者」的帽子，相當於西方宗教信仰鼎盛時期宣佈一個基督徒的作家是「異端」或「無神論者」一樣。

柏恩斯坦的特點在他自稱是一個「修正主義者」，在沒有捨棄他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忠心和在它的諸種觀念之下，他指出歷史和經濟學的發展，已經使得馬克斯的一些分析和預言成爲無效。他由而修正馬克斯，這是那些

伯恩斯坦「演進的社會主義」序言

想使他們的科學專業符合於經驗的人一項知識上的必需。不幸，他們多未器

如柏氏之時期。這些柏氏批判之「真正信仰者」的反應，和他們對他所加的惡毒攻擊，表示柏氏對於羣衆運動的性質，多少有些天真。使他的地位更爲難處的，是他對正宗馬克斯主義的批判，受到了一些敵視各種社會主義的人的高度贊揚。但是柏氏之知識的勇氣，成全了他知識之誠實。他堅持立場，不顧對他批判的官式譴責和要求把他逐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激忿。他重述和辯護了他的立場，他從不否認他是一個「修正主義者」，即使是當他抗議他的朋友和敵人誤解他的修正主義觀點，由而引出錯誤含義的時候他也不否認。

柏恩斯坦以後——或者是由於反柏恩斯坦的哀歌唱得正緊之故——沒有一個勇敢的馬克斯著作的解釋者，敢於宣稱他們自己是「修正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否把康德放進到他的(指馬克斯——譯者)社會思想中，或把布南基(Banquy)放進到他的革命理論中。他們不承認他們修正過或修飾過馬克斯的見解。他們堅持他們只是恢復了他的思想，清理其訛誤，而呈現其原有的形式。其實，用再發現馬克斯而來修正馬克斯的事仍然在繼續。有一個現代的解釋者，發現馬克斯有佛洛伊特(Freud)的預見；另一個解釋者則說他實在是一個標準的佛教徒，或更正確地說，他是一個標準的猶太教徒。不久以前，在文化的「前進」刊物中還宣稱——基於馬氏的早期著作，而這些著作是在他的成熟時期拋棄了的——馬克斯在他的「疏離」(Alienation)的理論中真正意謂過克爾克加德(Kierkegaard)和海德格(Heidegger)

在存在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所隱示的東西。

強烈反對「修正主義」和反對對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觀念進行嚴格考察的，是那些更為詭譎而自認爲是正統的「科學」馬克思主義之守衛者的人們。一種科學陳述的本性，就是要在用以證明的諸種方法上，以試驗的態度保有其自我改正的程序。人們會曾想過，要是科學的，就要取一種修正主義的態度。柏恩斯坦從不失去機會去提醒他的批判者們，馬克斯和恩格斯在他們那時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曾經是領頭的修正主義者。自從皮爾士（Charles Peirce）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發表了他的「正誤主義（Cential Fallibilism）」學說以來，已經成了一项通行的原則，就是每一個科學的陳述，在證明之下，和爲了它主體知識系統簡易有功的利益之下都可以被挑戰和取消。但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的科學，只是一套替宗教支持信仰的教義。

在最近共產衛星國家所指的大多數的修正主義的人和運動的那種意義之下，柏恩斯坦不是修正主義者。因爲他所主要關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問題，而前者（指現代修正主義者——譯者）則是爲了避免宣告馬克斯判斷之錯誤，而尋求對他的「意義」與以改建。他們這樣做是出於一些不正確的愚忠，要使馬克斯的思想免受事實的批駁，而主要地，則是要以馬克斯主義之名與共黨政權作戰，這些政權打着馬克斯主義的旗號以荒謬的概念和可鄙的行爲加於他們之身。

柏氏的修正主義和中共以修正主義攻擊狄托和黑魯曉夫毫不相干。後者牽涉到繼承列寧衣鉢的鬥爭，而列寧在重要的方法上對馬克斯的激烈的修正則超過柏氏。列寧認爲共產主義之不可避免的勝利會由世界性的不可避免的戰爭而達到。黑魯曉夫則最後相信，核子武器的戰爭可以毀滅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而宣稱共產主義的勝利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必要由不可避免的戰爭來達到。他并且相信共產黨在民主國家可以用滲透和計謀來取得政權，像捷克那樣，而不用武裝革命，因爲這些和相關的理由，中共現在把黑某看成是一個「修正主義者」。

愛德華·柏恩斯坦，一八五〇年一月六日生於柏林的一個中產家庭。他的正式教育是有限的。十六歲時在一銀行當學徒。幾年後成爲銀行的職員，

這個職位一直到一八七八年他離開德國到瑞士爲止。在此六年以前，他參加了由埃森哈爾（Eisenacher）和拉薩爾（Lassalle）兩個社會主義團體於一八七五年合併而組成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氏留住瑞士是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案」的結果，在那裏他編過正式的黨報。這報是在德國祕密發行。一八八八年，由於俾斯麥的壓力，柏氏和他主編的報紙被瑞士政府驅逐出境。他旋往倫敦，那裏他和馬克斯的合作者佛·恩格斯緊密工作。確實，馬克斯和恩格斯會高估過他的編輯才能。恩格斯死時，發現他被指定爲恩氏的遺產執行人，和連同考茨基（Kautsky）作他的遺稿執行人。

（註：英文中研究柏恩斯坦生活和著作最好的書是彼得蓋 Peter Gay 寫的「民主社會主義之難題」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柏氏首先在「新時代」（Die Neue Zeit）期刊上以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文章，表現了他的一些修正主義觀點。這些文章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會加劇了一連串的政治風潮。爲了說明和辯護他的立場，柏氏寫了現在這本書，它原來的書名是「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The Presuppositions of Socialism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Democracy）。它的出版，使得原來只是小的風潮變成在德國和其他歐洲社會黨的政治大風暴——這個風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纔停止。

有三件事使柏氏的書引起震驚，對正統派並成爲恐怖的衝擊。第一，它尖銳地打破了一個啓示性的概念，就是資本主義將由其固有的經濟趨勢而崩潰，這趨勢引起工人階級如此普遍窮困以致他們在革命的忿怒中起來毀滅現存的國家，并創立所有主要生產手段，分配、與交換的集體所有制。柏氏則認爲馬克斯根據經濟趨勢預言資本主義之崩潰并未實現。並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工人階級的貧困一直增加，失業羣衆的大軍經常增長，無法規範的壟斷不斷發展，諸如此等理論，都未經事實的驗證。相反的，歷史使其成爲虛假。柏氏具體解釋馬克斯預言之失敗，是由於馬克斯低估了生產方法之上的自由政治制度在經濟和社會上所發生的作用。

第二，柏氏認爲社會主義是在全體社會關係中，實現其民主的理論與實際，廢除階級特權，消除人類關係中之專橫、不合理的歧視與不平等。這就是說社會主義一定要避免任何以階級或黨爲名的專政形式。這也就是說，世界各社會主義黨，雖然它的現役黨員大多出於工人階級，但他們一定要把自

已看作是代表「人類」的利益或「所有」社會團體的利益。社會主義者必須尋求建立一個不是代替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社會，而是一個世界公民的社會。要做到這，就有必要採取廣泛的方法，把工業社會化，打消那些欲以其所有權作為君臨人間之工具的意圖。某些自由的限制也必須設立，像遺囑的交代一樣，以俾個人發展能有更大的自由。在實現這些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循合法的，和平的，和合乎憲政的改易方法。這就是認定：民主，不只是「為民所治」或為「多數人的統治」。民主的觀念必須包含對少數人權利的尊重，它是一個正義和人類福祉的理念。說到正義的要求，就是含示「所有社會成員之權利的平等，在這種原則之下，多數統治在每個具體情況上的民治範圍，就會找到它的限制。」

第三，社會主義運動，在其綱領的制作中，必須清除其本身的烏托邦主義的因素。必須停止實現一個「最後目的」的想像，而把它的實現寫於無數的，或大或小的日常任務中，這些日常任務是在走向更大民主化運動中所遭遇的。社會主義的諸種目的，必須有與此等目的相關的繼續，不斷的諸種手段去完成。這種手段與目的的交互關係，不需要信任以一個先定的目的去指導它，而只需要社會主義行進的一種方向，一句激起柏氏同道者的最大忿怒的話是他宣稱：對他，社會主義的「運動」就是一切而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則沒有什麼。這個說法，不幸很容易使反對者如此抨擊：不願社會主義的諸目的或諸理想，人們實不可能去聰明地判斷其運動的方向。但柏氏之無關心於社會主義之最後目的者，非指其不關心於諸理想，而是指那些現在還不能確知而却以巧言描繪的各種制度形式的理想。

在這種情形下，柏氏所作的，和德國社會民主運動以及其他西方社會黨在說明，認許其有別於它的綱領的實際作為沒有兩樣。不過，在要除去社會主義的神學面貌，指出日常實際工作與閒情綺語之不同，并呼籲多注意經驗少作詞語上的奉呈時，柏氏不僅對信仰的飾物加以批評，且批評它的實質。他似乎沒有注意到社會民主黨愈是成為實際的改良主義者的時候，那啓示的意理（Ideology of Apocalypse）和整體解決的希望對於它的黨員們就愈形重要。

雖然如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并不願開除出黨的陰影已籠罩着柏恩斯坦——還是繼續着修正主義的路線。戰爭爆發時，柏

氏會欲該黨採取堅定立場反對批准戰時預算。戰後，他的聲譽雀起，在希特勒摧毀德國的民主制以前，他的觀點，竟被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教導地予以接受。完全為蘇聯所控制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出現，便利了柏氏思想的勝利。希特勒倒台以後，當德國社會民主黨重新組成時，柏氏的觀念成了支配該黨的正統思想。嚴格地說，在經濟問題上他或者會嫌他們（指德國民主社會黨——譯者）修正得太多了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一些極端教條的馬克斯主義者，從社會主義運動中撤出而組織共產國際。在列寧的領導下，國際共黨對馬克斯主義作了如此激烈的修正，以致使馬克斯主義變成了一種任意的社會哲學，它把世界任何地區的奪取政權都予以理由化。透過等於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專政，（即使是在那些無產階級非常少的國家裏），國際共產黨企圖以無情的暴力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柏氏對於馬克斯單純解釋（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會予批判。他否認經濟力唯一地決定政治和文化，并強調了倫理的觀念、因素以及經濟利益的衝突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在某些問題上，他的社會民主黨的同志們，只是依靠歷史的基本力量（指經濟——譯者）去解決，而他則準備以更能動的（方法）（指經濟以外的——譯者）去解決。不過在他所看到的作為蘇俄共產主義之理論基礎的「布黨列寧主義」（Bolshevik-Leninism），是一種回復到了布南基和巴枯寧（Bakunin）的極端觀念的東西，這種極端觀念就是：在歷史必然性和階級鬥爭規律的錯誤公式之下暴力是正當的光榮的。當我在一九二九年也就是在他於一九三二年逝世的前幾年見到他時，他對於在蘇聯以及其他地方國際共黨的無道德主義（Immoralism）極端忿怒。在談到他的早年時，他帶着氣忿的回憶，說馬克斯在他和旁人的政治關係上很明顯的有一種布爾雪維克的氣質。柏氏堅認「布黨列寧主義」，在理論特別是在關於它對民主、文化和學術自由的方針方面，完全是穿着現代衣服的亞細亞的專利主義。

如果要對柏氏（思想）的承繼加以考察，公平地說他的各種觀念，并不是像那些正統派考茨基和普列哈諾夫所批判的，這些批判在當時會得到勝利，而是反映了西方實際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信念。這有各種的證明。第一，今天民主社會主義者所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種經濟制度既都不是沒有發展的餘地也不是相互排斥。很少的社會主義者（指民主的社會

主義者——譯者）相信要把生產手段「全部」集體化。他們認為全部經濟之集體化有極權的潛能，一旦失去了政治的民主，它就會成為無數壓迫與專橫的機能。第二，因此他們否認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理性控制的經濟對自由企業經濟的問題。它毋寧是：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上的民主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鬥爭。法西斯和國際共產主義的經驗教導了社會主義者們，或者增強了他們的知解：「自由第一」——自由選擇人們所願意生活於其下的經濟、宗教、文化與藝術等形式。摒棄了：只是把民主解釋為取得社會主義的手段，因而當其緩慢無效時就丟掉它，而採取直接行動，專政、或開明專利，使社會主義成為促進民主價值之公共手段等。第三，這含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或生產樣式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一種更富裕更公道的生活的手段。由而它是一種經驗的事物，而非理論上的第一原則，說在經濟的這一或那一部分究竟是那一種所有制好？私有制或是公有制？——包括管理，勞動與消費——或是合作所有制？第四，這或者是最重要的，在社會主義者的哲學中各個人（當然不是學說上的個人主義）居核心的首要地位。如果照馬克斯所說的「全體自由的發展（應該）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樣社會主義的諸種倫理理想就恢復成為所有現行制度與所有改變建議的判斷標準。道德的內容不是一套抽象，諸絕對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不能應用於特殊的情況，儘管它受到普遍的接受。它是

這個特定時間和特定社會的人，對於擺在前面的非此即彼的情勢及其可能的後果予以考量選擇而產生的。這種選擇是為平等、正義、快樂或人類福祉的理想所指導，而且為智慧運用可能使其正當化的道德判斷而予以正當化。柏氏是以另外一種說法——很少今天的民主主義者注意到他們在知識上所受柏氏之賜——在打破獨柏式的馬克斯主義的正統教條之後，準備了一條通向多元主義、人格主義，他們現在所過的生活方式之民主主義的道路。

柏恩斯坦所立脚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是一種對統治力量實行方便或調和的無力的理論，而是他親自無畏地一方面採納一種良好的爭論而不論這爭論是來自何方，一方面起而與侵略及不正義進行鬥爭。和他早期的師徒們比照起來，他之考慮旁人的看法，包括他的批評者可以說是他的一種過失。他的宗旨正如其人之個性，對於那些敵視民主社會的行為他致力反對，不論他們是打着何種招牌。他勿憚於對議會施以重大的改革，後之戰，他大第一次世界

毋寧願意支持以比德國社會民主黨更強硬的方法來從事此種改革。對於國際事務他比他大多數的沙文主義的同事較為自由。從他轉向社會主義（指民主的社會主義——譯者）的第一天起，他就變成爲并保持爲一個良好的歐洲人。不願他自己黨的反對，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責的重担歸於了德意志帝國，反映了他反對官方不實宣傳的道德感。

柏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有時會被這樣說：即它只能在那一種相信他的民主觀念爲有效的國度裏纔能生存；但當它面臨那些魔性的社會人物如像圍繞在希特勒或列寧週圍的一羣人的時候就會破產。這只是一半的真理。柏氏會同意民主社會主義只能介紹到一個相信民主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不相信民主，那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沒有成熟。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引入可以發展民主的諸條件并加強社會主義的教育活動。柏氏對國際共黨破了一個有問題的將來而寧願製造世世代代人的流血犧牲認爲對馬克斯主義基本原理的不信任和對道德莊嚴的蔑視。對他，手段決定目的比目的決定手段更爲正確。今天之手段往往形成明日之結果——認爲基於謊言宣傳的專政和列寧所謂「無限制的暴力」就可達到人皆兄弟是沒有經驗的保證的。

柏氏摒棄過——是一種政治獨裁的開端或爲它的辯解——最近一個非洲國家自封爲「社會主義」的領袖所說：「你想你能有一個沒有監獄的革命那是幻想。」這不是因爲柏氏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或反對使用暴力，而是因爲這一類的宣佈通常被用來對那些與革命政權意見不同的民主人士採取壓迫方法作辯護。但是，如果是按照民主的正常程序所發動的或建立的革命，柏氏會毫不遲疑地去使用暴力以對付現行的反革命者，法西斯份子或共黨份子。依他所表示過的原則來判斷，他的第一步，一定是提出各種社會改革的方法去消除合法的怨對并解除極權主義的羣衆基礎。他會毫不猶疑地在變成希特勒以前當其遂行毀壞民主之整個結構時去消滅希特勒。作爲一個熱烈的民權信仰者，柏氏并非一種自由的儀式主義者，不能分辨爲一個自由社會所必須寬容的「異端」和不可寬容的「陰謀」。

愛德華·柏恩斯坦還沒有獨成一家，但預測他的生平和著作在自由世界將隨着時間而更爲馳名，他的名字將爲那些爲創造一個更爲善良、公平的社會而不斷努力奮鬥的人所永遠記憶，將不是一件冒險的事。